

轰动世界的头号畅销书

阿基坦行动计划

〔美〕罗伯特·洛德朗 著

渝蓉 译 莫裴 校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阿基坦行动计划

〔美〕罗伯特·洛德朗 著

渝蓉 译 莫裴 校

封面设计：张 苏

责任编辑：李嘉玮

阿基坦行动计划

AJITAN XINDONG JIHW A

[美] 罗伯特·洛德朗 著 渝蓉 译 莫裴 校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量具刃具厂子弟校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9.625 字数：640千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册

ISBN 7—80524—180—5/I·19 上、下二册定价：7.90元

第二十章

“不！”乔尔咆哮着，右手抓着约翰的肩膀，左手把报纸揉成一团。“不管报上怎么说，全是谎言！我与这事儿完全无关！你明白他们想干什么吗？快跟我走！”

“不！”德国青年大声地喊道，惊恐万状地环顾四周，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已被周围的喧哗声淹没了。

“我说咱们走吧！”康弗斯把报纸塞进茄克里，右臂一下搂住约翰的脖子，将他紧紧夹住。“不管你想干什么，都随你便；不过，你先得跟我走！你必须把那篇该死的文章念给我听听！”

“就是他！美国人！”年轻人尖叫着挣脱出来，一下抓住了人群中一个男子的裤子，那男子咒骂着甩手打掉了他的手。

乔尔把学生的脖子拧向左边，拉他离开，同时对着他的耳朵吼叫。他的话使他自己和学生感到同样吃惊。“你要这样干是自讨苦吃！我身上有枪，如果我愿意，我就打死你！已经有两个体面的男人被我打死了——现在你是第三个——为什么不能打死你呢！你知道我们到底为谁而死？”

康弗斯用尽力气左推右拉，硬把年轻人从人群中拉了出来。他们一来到清静的人行道上，他就松开了紧紧搂住

约翰的手臂，用力抓紧了约翰的后项。他推着这学生向前走，两眼不停地注视着街道，想找个他们可以交谈的僻静场所——在那儿，约翰就可以说话了，可以念一念阿基坦分子编造的那一连串谎言了。报纸从衣服里面滑了出来，他伸手抓住报纸边，将报纸全部拖了出来。他不但要不停地往前走，还要不断地推着手中这个不停地反抗的俘虏往人行道走去，几个过路的行人好奇地盯着他们。啊，上帝！这照片——是他的面孔！谁都会认出来的，何况象这样不停地拉着一个小青年走路，就更惹人注意了。

前面右边的路旁，伞蓬下有个面包店或咖啡馆，尽头那边有好几个空位子。其实，他更希望走荒凉的小巷或不通车辆的卵石小路，那样的话，就不用象现在这样手中抓住一个俘虏快步疾走了。

“那边！后面的那张桌子。你面朝外边坐着。记住，我说的枪不是在开玩笑，我的手将一直放在口袋里。”

“求你放我走吧！你已经把我折腾够了，我的朋友都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呆在一起，我的女房东也知道我给你找了个房间！警察会审讯我的！”

“进去，”康弗斯说着将约翰挤到背街那张桌子旁的椅子中间。他们俩都坐下后，年轻人不再发抖了，只是用两眼在四处搜索。“别再想那些事了，”乔尔继续说道，“侍者过来时，就用英语说话，只能用英语说！”

“这儿没有侍者。顾客自己去取咖啡和糕点。”

我们现在暂且不要——等会儿你可以买些，我欠债还钱。”

……我总是在还债。至少最近这四年中我一直是这样。

这是一个冒险家说的话，他是一个叫叶凯莱布·道林的男演员。

“我不要你分文，”约翰说，由于恐惧，说的英语带着很重的喉音。

“你认为这钱是肮脏的，会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帮凶，是吗？”

“你是个大律师，我只不过是一个学生。”

“我要让你坦然些。这些钱并不肮脏，我没干过他们说的是我干的事。一个无辜者不存在任何帮凶。”

“你是大律师，先生。”

康弗斯一手将报纸推到年轻人面前，右手伸进口袋，那儿放着一万马克的钞票，准备临时急用。他数出七千放在约翰面前。“把钱收起来，以免我把它塞进你的喉咙。”

“我不会收下你的钱！”

“你要收下，如果你愿意，你就去告诉他们说是我给你的。他们还会把钱退回来的。”

“是吗？”

“是的，律师。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得到了最好的奖赏。好了。念念报上都说了些什么！”

“在昨夜某个时间大使被暗杀了，”学生迟疑不决地开始念道，并尴尬地把马克放进口袋中。“……死亡的大致时间难以确定，需进一步调查落实，”他尽量寻找恰当的词汇，继续断断续续地把文章中的话译成英语。“……致命伤痕是……头部受伤——尸体在水中浸泡了好几个小时，最后被水冲上了普里特尔斯达夫河滩，直到今日凌晨才被发现。……使馆的武官说，根据人们新了解的情况，最后一个与大使果

在一起的人是一个名叫乔尔·康弗斯的美国人。”当那个名字出现时，年轻人斜眼看着，慌慌张张摇着头。“这事儿你怎么解释？”

“不知道，”乔尔声音平静，态度冷淡。“我能说什么？”

“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协作和配合下，瑞士、法国和联邦德国政府进行了紧张而频繁的联络……一件件令人迷惑难解的悲剧案件……突然迎刃而解。大使佩里格林不知道美国人康弗斯早就是国际警察组织的追踪目标……诸如……日内瓦、巴黎的几起谋杀案以及谋杀未遂案都尚未查清。”约翰抬起头来看着康弗斯，他的喉咙塞了。

“念下去。”乔尔命令道。“你不知道这多么具有启发性。接着念！”

“从大使办公室获知。在这个名叫康弗斯的人的要求下，安排了一次秘密会晤。康弗斯声称他获得了有损美国利益的情报，后来证明该情报是虚假的。两人约定昨晚七点半到八点之间在阿登纳大桥桥头会面。陪同大使佩里格林的武官进一步证实说。两人在晚上七点五十一分见了面，并在桥上的人行道上向桥的那一端走去了。这就是大使馆的人最后一次看见大使活着的情况。”约翰咽着口水，双手不住颤抖。他深深吸了几口气，又继续念下去，两眼急速扫视着报纸字句。头上的汗珠顺着发根往下急淌。“下面的叙述就更为详细……他的详细情况众所周知，不过国际警察组织发布的声明认为嫌疑犯乔尔·康弗斯表面上象个正常人，实际上是个……”年轻人的声音低得难以听见了。“他精神严重失常，是个到处乱窜的炸药桶。几个美国行为学家鉴定说，他精神

变态，是由于在越南战争中近四年的囚禁生活所致……”

约翰结结巴巴地往下念，被他自己念出的内容吓得不知所措。这篇文章前言不搭后语，内容没头没尾，由没有署名的官方提供的支离破碎的消息组成。文章描绘了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由于进行了及时的治疗，所以智力正常，但意识和行为却失去了控制。除此之外，文章说国际刑警组织正在寻找他，暗示一个秘密的追踪者已经跟踪了他不是数星期也是许多天了。

“……他的杀人癖是有其根源，”这个诚惶诚恐的学生继续念下去，文章引用了一段“官方”的消息：“……他对现任和离任的高级军官怀有刻骨的病态仇恨，尤其是对那些在民众中享有盛誉的高级军官更是如此……佩里格林大使是指挥二次大战突围之役的杰出的将领，因为在这次战役中许多美国人抛洒了热血，献出了生命……华盛顿当局推测，这个行为失控的人因多年前经过种种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逃出了越南防守严密的战俘营，步行百余英里，越过敌人的严重封锁……穿过丛林到达了自己的防线，如今他正在重演过去的经历……他生存下来的唯一理由是——据一名军事心理学家所说——杀死高级军官，无论是退伍的还是现任的。只要是在战斗中下达过命令，无论此人是军官还是文官，凡是他认为应对他遭受的苦难负责任的人，他都要杀掉。但表面上他却是一个正常的人，象许许多多跟他一样的人……象防守在华盛顿、伦敦、布鲁塞尔以及波恩这儿的卫兵一样……作为一名国际律师，没人认为他与几个经营非法护照的犯罪分子有联系……”

这确实是一篇非凡的杰作，是一篇真真假假、用歪曲的

或完全虚假的事实拼凑起来的恶毒谎言。甚至这天傍晚的时间也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使馆武官所说的晚上七点五十一分曾在桥上见过乔尔，丝毫不会引人怀疑。大约二十五分钟后，他逃出利夫赫尔姆庄园中的石牢，十分钟之内，他就跳进了莱茵河。在那一小时内，他分秒的活动，文章都讲得清清楚楚。七点五十一分时，他被“正式”置于桥头上，这样就否定了他被俘和逃亡这段经历的可靠性。

至于日内瓦的事件——埃·普雷斯·哈利戴之死——文章认为这一暴力事件恰好发生在他身旁，可能就是引发乔尔精神疾病的原因。“……众所周知，这个被枪杀的律师曾是六十年代美国抗议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言外之意似乎说，是康弗斯雇用的杀手行的凶。至于巴黎的那个人的死，与此相比，要作出结论就困难多了。而且其中涉及的背景也要复杂得多——奇怪的，这个说法以实际情况为基础的……最初，死者的真实身份未公开报道，以便有助于追捕者，因为秘密警察与同一个认识嫌疑犯多年的法国律师的交谈中产生了怀疑。那天，律师曾与嫌疑犯共进午餐。席间，律师的这位美国朋友说他遇到了极大的麻烦，需要一些医药方面的照顾……当然，这个巴黎的死者曾是法军一位优秀的上校，他曾连续担任过好几位著名的将军的助手。”

最后，这份“权威”报纸好象要尽力说服那些仍持怀疑态度的人们，文章谈到的内容不但涉及到了他的行为，而且还披露了他十五年前被捕退伍时发表的议论。这些材料是由美国海军部第五战区公布的，包括了康弗斯空军上尉当时所作的自愿进行精神病观察的建议，但这些事被予以拒绝了。他的举动引起了那些希望帮助他的军官陪审团的强烈不满，

在他的档案中装满了使用暴力恐吓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材料。作为一名飞行员，他自然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

阿基坦艺术家们在文章中把这个恐怖分子的形象勾画得更加完善了。约翰念完了，双手紧握报纸，两眼瞪得大大的，以惶恐的声音谈道，“就就些，……先生。”

“我也不希望还有什么了，”乔尔说。“你相信文章所写的那些事情吗？”

“没想过，我吓呆了，不敢去想了。”

“你倒是说了实话。你脑子里装的是我可能会杀死你，所以你不肯正视你的想法。那才是你真正要说的话。你生怕表现出你的不满，生怕说错一句话，你害怕得罪我，怕我毙了你。

“我也怕死。”

“放了我吧？”

“约翰，现在我这双手在桌面上，自从我们坐下后，我这双手就一直放在桌面上。”

“那……？”德国青年眨着眼睛看着他的手，这双手一直放在他面前，抓着金属的桌面。“这么说，你根本就没有枪啰？”

“喔，不，我有枪。是我从别人手中夺来的，他一有机会就会杀了我的。”这时，乔尔把手伸进衣袋里，约翰一下子吓呆了。“香烟。”康弗斯拿出烟和火柴说道，“唉，这是个很不好的习惯，如果你还不会抽烟，就别学了。”

“太花钱了。”

“至于其他的事情……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反复谈了。”乔尔划根火柴，点燃了香烟，两眼却一直盯住学生。“刚才

在人群中那会我真担心你会出卖我。除了那几分钟外，在其余的时间里，你看我的举止、言谈象那篇文章读的精神病人或杀人狂吗？”

“我不是律师，更说不上是个医生。”

“在这两点上，我们都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硬说我是个精神病人，另一方面又说我表现完全正常。”

“文章说你经历了许多磨难。”

“我认为，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不可能在那样的环境下作出合理性的议论的，你说呢？”

“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我在尽量告诉你，你读给我听的那些事只不过是某家带敌意的杂志对一个人所进行的恶毒攻击。它不过是一些真真假假、被歪曲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五花八门的货色的大杂烩。它是一篇拼凑起来的谎言，他们企图用这种谎言来给我定罪。在任何文明的国家里，都不会有这样的法庭，也不会承认这样的证词，更不会允许陪审团听取这样的证词。”

“已经有几个人被杀了。”约翰说，他的声音再次变得微弱起来，“大使也被杀死了。”

“不是我杀的，昨天晚上八点钟我根本没有去过阿登纳大桥，连这座桥在哪一方我都不知道。”

“那你昨天晚上在哪儿呢？”

“如果你是问我在哪儿的话，我是在任何人都看不见的地方，那些明明知道我不可能在桥上面硬要这样说的人是别有用心。”

“那你昨晚在什么地方总得有证据啊。”德国青年点着头说，看着康弗斯手中的香烟。“比如说在那个地方有一个

烟头什么的，你可能抽完过一支烟。”

“或是留下指纹、脚印、或者衣服残片等等，但这些东西都不会表明发生的时间。”

“总会有办法的。”约翰纠正说：“现在检测技术非常先进……侦察技术也发展迅速。”

“让我把这件事讲完。我不是刑事律师，但你所讲的我懂得。例如，从理论上说，把地上的脚印与鞋子上的刮屑相比较就能弄清我这一小时在什么地方。”

“对”！

“不，在我鞋上的刮屑还没有送到实验室之前我可能已被杀害了。”

“为什么呢？”

“我没法告诉你。但愿我能告诉上帝。然而又不可能。”

“我还是要问到底为什么？”这个学生眼中充满了沮丧和恐怖之情，由于乔尔拒绝作出解释，他对乔尔略微信任的目光消失了。

“因为我不能作出解释，也不愿作出解释。几分钟前我已经给你解释得够多了，因为这样作除了让你也遇到杀害之外，你为我帮不了任何忙。我已经很坦率了，约翰。”

“我明白了。”

“不，你并不明白；但愿我能说服你，让你设法为我找到另外一些人，这些人能助我一臂之力。他们不在此地，不在波恩；如果我能逃出去，我会找到他们的。”

“我还有其它事情的：你还要我帮别的忙吗？”德国青年学生双手发抖，又一次变得呆若木鸡。

“不，我不要你作任何事了。我现在要求你什么事都别

作——至少在短时间内，别作任何事。给我一个逃离这儿的
机会，与能帮助我们大家的人取得联系。”

“我们大家？”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全部话就是这些。”

“这些人不能在你们自己的大使馆里找到吗？是美国人
吗？”

康弗斯目光严峻地盯着约翰，他的眼睛尽力地死死盯
着附近餐桌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报纸。“沃尔特·佩里格林大
使被使馆的一个人或几个人杀害了。昨天晚上他们还想起
到旅馆来暗杀我。”

约翰深深地吸了口气，把目光从乔尔身上移开，注视着
餐桌的下方。“在报摊前面，在人群中，你威胁我时——你
说有三个人已经被你杀死了——三个体面的人。”

“我很遗憾，因为那时已走投无路了。”

“并不那么简单吧，这就是你事后说的话。你说为什么
不能杀死我，就因为我还年轻？没这种事，这是你亲口说
的，接着你还大声说了些稀奇古怪的话——这些话我至今还
记忆犹新。你说：真的把你打死了，你知道我们到底为谁而
死？我想那才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

“这句话的含义我不愿评论，小律师先生，我也不能告
诉你干什么事。我能告诉你的只是过去几年中我曾讲过的几
十个当事人的事情。当一项决定处于几种不调和的争议中
——根据我的总结——你已经倾听过各种不同的意见了，那
么就把这些争议置之脑后，作出你自己的判断吧。关键在于
你是什么人，你在干什么事，这对你来说那才是至关重要的。”康弗斯停了一下，把座椅向后推了推。“现在我想离

开这儿了。如果你一开始喊叫，我就跑，在还没有人认出我之前我已经躲藏到安全的地方了。接着我会干能够办到的事情。如果你不发出警报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在我看来那将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好的机会……你可以去大学图书馆，一个把小时就出来，买张报纸，再去警察局。如果你觉得必须那么作，我希望你能那样作。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你怎样想。再见了，约翰。

乔尔起身离开餐桌，立即将一只手放到脸上，张开指头揉着眉头，他转过身，穿过餐桌间的走道，向人行道走去。迳直向右边第一个十字街口走去。他没敢出大气，不想让肺部突然吸进太多的空气而影响了听力。他边走边等待着听见那声音，他的脉膊不断加快，耳朵是这样灵敏，那怕只是一点点微弱的不协调的声音都能分辨得清清楚楚。

他听见的只是街上人群激烈的讲话声和不停鸣叫的出租车喇叭声。然而，这都不是他希望听见的声音，他等待听见的是一个伴随着警报声的青年男子的吼叫，但这声音没有出现。他加快了步伐，进入了穿越广场的人流中——快，快一些超过这些闲荡的人群，这些人是没有必要匆匆忙忙地走路的。他到了对面人行道上的石栏旁便放慢了脚步——一个匆忙行走的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再不敢象刚才那样匆忙赶路了，但是，距路边咖啡馆的餐桌越远，想奔跑的冲动就越是难以控制。虽然他并未听见报警声，但每一秒钟的飞逝都在告诫他——赶快跑，只要能找到一处僻静的街边就赶快躲藏起来。

仍然没有声音，没有任何声音冲破广场上嘈杂的喧闹声。然而那喧嚣的人声却起了变化，出现了一种可以使人感觉

到的变化，不协调的单调的喊叫声减弱了，更没出现任何刺耳的报警声，相反地人们却同情地耸起双肩，显出一副费解的显然是宽松的姿式。“美国人”——“美国人”的喊声此起彼伏，到处可以听见。头版头条恐怖新闻过去了。是美国人杀死了美国人，不是德国杀手，也不是共产党国家的杀手，更不是联邦共和国潜伏下的恐怖分子。生活将依然如故。德国人能够从对死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波恩的市民可以感到一丝宽慰了。

康弗斯绕过一栋砖墙楼房，站在拐角处，盯着广场对面咖啡馆的餐桌。那个德国青年学生约翰还坐在桌旁的椅子上。他低垂着头，两手支撑着脑袋，正在读报。随后他起身走进店里。乔尔心想，是不是里面有电话？难道要同什么人通话？

我还能等多久呢？康弗斯想到这里，又准备奔跑了，但一种直觉又使他停住了脚步。

约翰端着咖啡和糕点盘走了出来。他坐下来，小心翼翼地从盘子里取出杯子和碟子，又继续阅读面前的报纸了。接着，他抬起头来，没发现什么奇特的现象——好象他就知道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注视他一样——他又点了点头。

又是一个敢冒风险的人，乔尔心想。他转过身来，注视着、倾听着他刚才走过的街道那边的动静。他已经赢得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愿他知道如何利用这几小时时间，但愿他知道该做什么。

瓦莱莉跑向电话机，如果又是一个报社的记者，她会象打发前五个记者一样对他说同样的话：“我一句话也不会相

信，我无可奉告！”如果又有一个华盛顿的人——从联邦调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退伍军人管理局或是其他什么组织的来人，她准会大叫起来！那天早晨她被采访了长达三个小时，到后来他简直是命令这帮折磨她的人离开了房间。他们是些说谎的人，而且企图强迫她来支持他们的谎言。要把话筒拿起来虽然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她不能那么做。她曾两次挂电话给纽约的劳伦·塔尔博特，告诉他的办公室，无论他在什么地方都要他给她挂个电话回来。全都乱套了！全都疯了！这是乔尔以平静的口气惯用的话，但她却认为这声音是一种粗野的抗议的咆哮。

“喂？”

“是瓦里吗？我是罗杰。”

“爸爸！”只有一个称她为瓦里，这个人就是他的前公公。尽管事实上她已同他的儿子离了婚，但他们间的关系却丝毫没有发生变化。她敬重老飞行员，而她也知道公公对她怀有好感。“你在哪儿？金尼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她急得快发疯了。你忘了打开你的报话机。”

“我没忘记，瓦里，传回来的话太多了。我刚从香港飞回来，一下飞机迎面就来了五六十个大喊大叫的报界人士。无数的闪光灯和照相机对着我，我可能要好几天才能看见东西，听到声音了。”

“某个野心勃勃的航空公司的职员放出话说你在飞机上。无论谁在飞机上，都可以省去昂贵的开支吃一星期的伙食。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还在机场上——在航运经理办公室。我正打算对他们谈话。他们把我赶出来了……瓦里，我刚读过报纸。是他们给

的最新出版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爸爸，不过我确信那是一派胡言。”

“那小子的神志再健全不过了！我清楚得很！他们歪曲事实，把他干过的好事都歪曲成……我不知道，到底是搞的阴谋还是别的什么名堂。他实在太精明了，根本不可能发疯。”

“他没有发疯，罗杰。人家还在搜捕他，他正在度过一道道难关。”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拉里·塔尔博特知道——至少比他对我讲的知道得多。”

“他告诉你些什么？”

“现在不能说，爸爸，以后再谈吧。”

“为什么？”

“我也不敢肯定……我总感到有些不对劲，或许是这样吧。”

“我不能理解你的话，瓦里。”

“我很抱歉。”

“金尼说什么了？当然，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她有点歇斯底里。”

“她总是——有那么一点。”

“不，不能这么说。她在责备自己。她总以为别人会拿她在六十年代作过的事来打击她的哥哥。我尽力想使她相信那是一派胡言，但我担心事情反而会弄得更糟。她非常冷静地问我是否相信那些有关乔尔的传闻，我告诉她我当然不信。”